

分社 長沙三府坪 成都
 中署樓街 電話五〇〇〇
 二十號 電報掛號五〇〇〇

號七十六百八千三第
分四洋售張大一曰今

總社 經理部 重慶 會仙橋七一號
新街口第七號 電話 四一九
電報掛號二四八〇

廣告刊例

一、長行每行七十七字每行每日刊費一元
二、長行每行七十七字每行每日刊費二元
三、評前視長行加倍
四、經濟廣告每格高十八字寬十四字每格每月刊費三十元
五、小廣告每七十二字每日刊費一元九十六字一元五角一百二十字二元
(上開字體準以五號字計算)
長期廣告先期接洽訂立合約辦法另定

社址 長沙三府坪
歡迎定閱

民主與法治
經濟建設的計劃性
所謂「東亞新秩序」
爭取並擴大僑軍的反正浪潮
過分利得稅及遺產稅應速開征
汝 洪 瑋 孟 汝 洪 瑋 孟 汝 洪 瑋 孟

[illegible]

計生啓事

一、名額 二、名暫以男性爲限 三、資格
公立及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畢業
國文、英語、算術、平面幾何、
六、待遇 錄取後月薪實支國幣四十元七所址 重慶寶賢里一五二號郵政
本會現移駐重慶江北公園口街第十三號辦公所用舊有雙劍式圓形
於本月起頭第一律作廢茲特刊此佈告
本會現移駐重慶江北公園口街第十三號辦公所用舊有雙劍式圓形
於本月起頭第一律作廢茲特刊此佈告

南京大同麵粉有限公司召開股東會議通告

第三日內携帶股票及證明印鑑至上海福州路華里十一號本公司廠取不給證以憑到會自登報日起至開會日止股票停止過戶除專函致達并附本

外特此通告 董事會謹啟

報告事項
一 下年本會
二 本會
三 本會
四 本會
五 本會
六 本會
七 本會
八 本會
九 本會
十 本會
十一 本會
十二 本會
十三 本會
十四 本會
十五 本會
十六 本會
十七 本會
十八 本會
十九 本會
二十 本會
二十一 本會
二十二 本會
二十三 本會
二十四 本會
二十五 本會
二十六 本會
二十七 本會
二十八 本會
二十九 本會
三十 本會
三十一 本會
三十二 本會
三十三 本會
三十四 本會
三十五 本會
三十六 本會
三十七 本會
三十八 本會
三十九 本會
四十 本會
四十一 本會
四十二 本會
四十三 本會
四十四 本會
四十五 本會
四十六 本會
四十七 本會
四十八 本會
四十九 本會
五十 本會
五十一 本會
五十二 本會
五十三 本會
五十四 本會
五十五 本會
五十六 本會
五十七 本會
五十八 本會
五十九 本會
六十 本會
六十一 本會
六十二 本會
六十三 本會
六十四 本會
六十五 本會
六十六 本會
六十七 本會
六十八 本會
六十九 本會
七十 本會
七十一 本會
七十二 本會
七十三 本會
七十四 本會
七十五 本會
七十六 本會
七十七 本會
七十八 本會
七十九 本會
八十 本會
八十一 本會
八十二 本會
八十三 本會
八十四 本會
八十五 本會
八十六 本會
八十七 本會
八十八 本會
八十九 本會
九十 本會
九十一 本會
九十二 本會
九十三 本會
九十四 本會
九十五 本會
九十六 本會
九十七 本會
九十八 本會
九十九 本會
一百 本會

財政部鄂岸鹽務辦事處佈告

(萬字第四號)

航空委員會政治部中國的空軍出版社啓

國立湖南大學旅渝同學公鑒

茲定四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在中央俱樂部重慶分會舉行聚餐屆時務希出席爲盼

發起人 李季理 黃道毅 曾憲棟 田石純 陳果 駱健愚

會址小什字二號 電話經理室二二一七 營業時間六九一

前來會費以保彩種各具有志願者務望從速入會俾得列入本期彩種共有各等獎利茲特此通告(本月十四日截止)

車永即奉

凡各部除駐辦辦事處及看守處未向本部呈報備案者統希於四月十五日以前派員前來本部副官處登記以便定期召集談話特此通告

重慶衝鋒司令部 全部啓

貴陽附姓縣立第六校校長聘製紙科教員兼科
任每週在課十六小時月薪一百廿元須專門
校製紙科或應用化學科畢業會任造紙工廠

重慶衝鋒司令部 全部啓

兒科專藥
鴈鴿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爲強

趙振榮自出世以來十有餘載早已行銷全國各省市鄉鎮及世界各埠以其功效優異藥力準確靈驗各界藥用治症：專治小孩一切疾病疳積蟲積不思飲食面黃肌瘦夜睡不寧舌有厚苔腹瀉脹實大便閉結小便白色急慢驚風等症無病時服之助長發育身體預防一切疾病

總經銷處 永興隆

宏興藥房 駐事處
昆明市金甯路一百四十八號

廣州 西關 西門外 廣福堂 藥房

中央週刊

[illegible]

重慶市政府通告

案奉本府前經一百二十號及起居全附房地原係李玉書(即顏舒)產業現因李玉書欲將所有業由本府接辦。國民政府軍務委員會一會諭字第三七九號指令徵收依法公告并通知所有權人李徐慈慈外合行通告凡與該房地有權利關係諸人務於公告期內(自一月十二日起至四月一日止)攜帶各項證件前來本府財政局聲請備案逾期未經呈報者不認爲該房地應有之負擔特此通告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五日

重慶銀行發給股息通

各埠均有洋章

四川省銀行爲江津辦事處匯通公告

假七賢街四十九號臨時行址先行與本行各地分行營業通商并擬於四月一日移往五福街十一號新址正式開業該處電報掛號爲零九六六特此公告

同屈啓事

三月間結婚。值此抗戰嚴重期間，徵得雙方同意，爲免除俗禮，實行節約。在重慶同居，特此登報敬告親友。

每月抽籤一次

陸增元
五萬
本會頭二三四季每種已增至二十六
佰現有餘戶已逾十五萬八千餘戶彩
金付出已逾三百〇四萬餘元有志儲
蓄諸君請從速加入本會共享厚利

中央儲蓄會

重慶
分會
小什字
街一號
電話
六九一

古城烽火（三幕劇）

全
款
本

獨立出版社

抗戰建國綱領研究

政治篇 八版

童叟叢書著 實價二角六分

本書依據抗戰建國綱領編製，列爲抗戰建國綱領研究第四篇；共分七章：第一章論抗戰與政治，第二章論國民參政會，第三章論縣政及地方自治，第四章論戰時中央及地方政治機構，第五章論國家綱紀，第六章論懲治貪污，第七章論三民主義的政治建設。末附討論大綱。

中華書局發行

源茂五金行 專營：



如蒙 惠顧竭誠歡迎

最近又大批新到各種

異多屬
種類不同

王
《行
(號一
號五
《號分
內場商

歡迎各
銀行、公
價格特
別

司探購
克己

重慶	每週對飛一次（經停昆明）	河內
重慶	每週三次往返	貴陽
重慶	每週四次往返	昆明
重慶	每週一次往返	桂林
重慶	每日往返飛行	成都
重慶	每週二次往返	宜昌
重慶	瀘州—叙府	嘉定
	每週三次往返	
	代理香港至重慶金山各線客票	
	地址：本市豐樂街五號	
	售票處：電話：一五六七六五	

冠生園
分銷處
各種西餅乾
日開幕

鄂中我軍各路皆捷

[illegible]

爲恰而合理。總裁在
委員上對於國家的解釋，
是各方的說法，各有各的
解釋，並有人說國家是強
力造成，有人說國家是源
於契約，並有人說國家是
依分工合作的要求而發生
的。總裁已承認了有，總裁
已承認了國家的解釋，

指出「歷史文化之組織的基
本精神，就是國家的精神」
（未完）

倭又扣留

英商輪

▲中央社香港廿日電 韓
葡輪被扣留，日艦三艘
商德利士公司郵船西里士

敵機四出騷擾

滇桂陝贛等地遭空襲

日敵機二架，於晨九時五十分由浙境飛至贛東，在玉山上空投擲高爆炸燃燒彈，向十分鐘內飛去。下午三時三十分，又有兩架，由玉山向

▲中央社昆明十日電 十日上午十一時許，防空部接獲貴陽南寧等處報告，敵機在烏江上游黔州南寧發現敵機

▲中央社，向貴陽南寧等處發機

版刊 湖南共黨雖
的，更表示
本黨實屬機關的服務精神，
不因安危而異！云。

總辦第三國新聞，實則仍舊
華人所經營，其水亦向國
方支取工資。最近有總辦拆

日方調查結果，有若干輪船

豫南敵分二路西犯

敵閥的矛盾

機二十四架已竄入潰堤，此而當於二時二十分發出空襲警報，但迄未見敵機侵入，至午後二時五十分即解除空襲警報，但均未發現敵機。▲中央社靈山十日電：合浦電話：九日日上午九時十五分，敵機八架由北飛襲廉縣，十二時許，又據報，敵機七架飛過等處，先後發出空襲警報，但均未發現敵機。

中央社平江十日電 九嶺前線戰事無變化，敵在通城西北五十里大藥姑嶺殺者在二百人以上，并掠去耕牛五十餘頭，運往通城。

中央社洛陽十日電 (一)八日午，信陽敵共二三千，分二路西犯，柳河、已與我軍開始接戰，(二)八日晨六時，由信陽向西犯，並掠去耕牛五十餘頭，運往通城。

「親英」「反英」背道而馳

華北敵反戰三軍官被押

[illegible]

中央社西安十日電 我某支隊一部、於二日夜襲擊豫東永城縣境張莊寨之偽軍、重機槍一挺、輕機槍一挺、步槍二十餘枝、駁殼槍數枝、砲彈十餘發、失陳金恩以下三十餘名。

失社興集十日電 近一週來、晉戰較為沉寂、晉西方面雖石靜樂寧

勝部，大部被我消滅，計繳步千餘，戰馬十六匹，並俘偽政軍有古動，礮石以此會議由平沼訓話，略謂當前要圖爲偷陷基建設，應如何積極推進，並徵詢到會者意見，惟會商多時，並無具體結果，又訊，敵聞近極感苦悶，頗欲利用歐洲變局，向英國討好，以解決當前困難，據聞極爲此已向英有所密談，最近華

宜興克復

隨時出擊，敵無喘息，極感疲乏。臨汾以西，以黑龍關土門一帶為立足地，傳黑龍關敵軍大部撤走，臨行縱火焚燒，並將障礙物拆毀。自南方面，自我軍收復芮城各要點，並將張店大隊敵軍驅逐。

我大部軍隊刻在鐵路較多，此處敵軍屢被我軍包圍，現僅留百餘人，有全部撤退之勢。

中條山峯火已逐漸平息，非易言，五台太原一帶，近無反應云。

▲中央社上海十日合衆電 南市區日方，昨日煽動居民參加反英運動，並舉行反英示威遊行，參加者手持反英標語，高呼反英口號，南市各住宅多懸有反英及「建立東亞新秩序」等標語。

軍界要聞

漏湖流域連日激戰

▲中央社香港十日電 滬訊 蘇浙交界處之我游擊隊、

中央社西安十日電 上月杪，敵犯我中條山未逞，傷亡共逾二千。連日在安邑舉行追悼會，共由禹城東撤永風一帶之敵，前日在趙村焚屍三百餘。

現已全部撤至永濟聞喜等地整
高漲，日前平津一帶，盛傳開封石家莊已被我軍克復，敵
商民極為恐慌，停業回國者甚多，敵軍大部為難恐，旋在
有砲隊軍中左右撤軍官三名，留置平津當局。

▲中央社寧國十日電 我江南游擊隊連日分十餘路，大襲擊江南敵軍，上浦塘新橋（溧陽北）、宜興和橋（武進）頑抗，我軍奮勇肉搏，將敵工事完全摧毀，敵軍潰退，城克復。八日下午，我軍突破北門，與敵激烈巷戰後，卒將城克復。

吳敬恆

租界等等近衛欺騙愚白痴的許多謬言罷？就是不顧蔣先亦個個懂得，所謂「經濟合作」，就是中國的款，都是他，全國成了租界，中國的地，也是他的地了，何必再要

第三問是這樣問的，「當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明之人，會發此種痴愚的

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不料汪氏這種絕等聰明，我未正答駁之先，先來問你，可以一葉知風，是也。」

生都懂得的，汪氏偏說這個作用，不是崇拜的女中豪傑汪夫人不惜起個內亂，推

做不懂，捻着狗狹尖，當能火燎穴，只要叫我替汪氏辯護智昏，有誰相信，所以香港朋友來信，又來告訴我，你所我幾條律在她「同志」裏面，聽她秘密講話，她分晰「我」和成了，就讓汪先生出來組織「中央」，國就不亡」，恐

陳獨秀先生共發宣言，我敢不客氣的狂罵你，後來你大誤，大誤不小誤，或者還是你的神經過敏，至於黨派的，所以我又敬你如初，到那年的十二月，你又忽發先生勸你重組先生且向你求求，你又不同意，多到

京，濟南，徐州，開
而自已先已繞個精光
若喪考妣，頓足號啕
是悔恨屈膝太過，大

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當時我見汪氏於廣州陷落後，以為汪氏對敵國有此仇不報，難見祖宗之慨，那裏知他却之變化，真非我等下愚所能測。或彼深信蘇台區劃後之捷抱持刺客，故一無聊之

不死，你還是淚淚俱下的出國去了。後來你又覺得「妓女政客」和「搖動分子」，又來個配電，自然我們張先生甚至追悔，不應在南京中央黨部前，冒險以上的歷史客賓客，從前人家與我同目，我與同。

當時的談話，無異於他宣告他自己的罪狀，當時德寇如今敵人尚不敢借此宣傳，即頗大使亦未在外露電，自認在重慶不能自由，然既輕重處，而處自人提議，即赴香港逃命，故國人民裏的，而處

使南京至武漢許多要職休息，我們前方官機達到轉機的時候，同胞意力，而我們就

汪氏健忘了，他反以爲敵人佔領我們城市愈多，殘殺我們敵人以意快，接受條件亦應該更苛，你作此狂語，是不是全國同胞，正在死裏求生，實現長期一貫抗戰的政策，剛忍痛換得敵人之覆滅，弄得他急於求和，而想我們和他停心主張，竟要把你的秘密寫出來？我不認得你這老漢奸作父母之心，不認得你這老漢奸作父母之

人說過「既已主戰，則不應再變」，又與你相同，都是自欺欺人。你又不與你相同，都是自欺欺人。

你若真去做了傀儡，恐怕你的有出息的兒女，也要所以你的機要秘書最相信的心腹同志，因為他的良了，我們真爲會仲鳴同志可惜，因爲我們缺少了一個志了。我再來正答你，都用無賴口吻，催眠術，誑

萬此抗戰緊急關頭，國家存亡呼吸之際，前方的官博得最後勝利時候，無論任何個人有意見，不向法國與人情，皆所不容的。何況你是當時的主席呢？主席還忘了他公開反對過嗎？

實屬人強目，這是不知重慶轟炸，就要飛來新秩序」的「一飛疲的時候，乃他反要半年，使得我們人心

外間內安全地帶，愈急忙忙的來響應敵國首相近衛建立「新秩序」的條件之下來求和平。你這將我們拚了全民族的生命，買得敵人罷去與敵人求和，讓他休息透氣，等到停戰之後，敵人休息兵力懈怠的時候，他再來奪歸我們西南，豈不十指容易上是國家大計嗎，豈不是國家大計嗎。

和者，是你承認近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立東亞新秩序」，你豈不知道這「東亞新秩序」，就是「日滿支協定中國」的新名詞嗎，這個條件，還不是「亡國條件」嗎，還能說得上是講和嗎，這樣的投降，還能說得

亂人心，嚮迷國目的，復有何種解說呢。是始終終察謬誤，不是他披露的秘密外交談話上，就是「蔣委員長對德大使所表示，對日本條件，便以不算數」，還有德大使所傳當時日本之條件，便成立，德王其子王等之後復活，早飛來人，於今日，如此半年之不是亦做了捷克亡國要叫人解說其理由，東三省之有志氣，是則汪氏殘廢，飲

豈不是整個中國成了捷克，你就是組織了一中央」，豈是美談嗎？此亦小生都懂得的，汪氏夫婦又裝做不懂，若是哈莫爾遜俄戲亦叫哈榮等，雖是掛名傀儡，却是三等奴才，焉可至今流離南北，知保護國之辱民，較亡國更難做。工商各界以及寄平舉生諸同鄉先生，我引證我們香港有

種是非利害，和戰存亡的道理，就是小學生，亦能明不知道，還在那裏辨別和不和，曉曉說痴人之夢，不你要懂得，你若善意謀國，用正當手續，如國防最固，人家自然陪着你討論，發覺不當，亦可否決，如

不遇如張伯倫首相上人家的當，勸刺蘇台區，不到條件，不如此明割，且較此爲苛」，幾道即指不

有三間，其前兩間，用以上的解說作答，也已經够了，其

公然出行，公然公布，爲惡意的宣傳，你已經犯了死
日人，忠愛已國，誰肯贊同你的逆謀呢。你疑問何以
麼，以上我的這一解，也算要言不煩了，但我望汪氏
也要忠告。（明日續完）



對汪精衛舉一個例子

久不開汪精衛之隱跡，自從前報載出仲馬先生被愛國僑民所慘殺，接連香港友人寄來一詞一文，則則汪氏之潛藏其情，已步其軌而解臂之矣，文則爲曾先生死後所發，大旨乃一痛誦精衛，開懸絕好之年，不說其心之苦也。汪氏已表白，並爲會先自鳴冤。嗚呼，汪氏之愚昧，真與亦甚矣，但願而知而後，汪氏始終祇有兩電通英失機之大罪，決不終須用英榮之一帶，則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汪氏華貴之歷史，不至貽誤瀾瀾，亦可以大慰友人之先先生於地下，但汪氏之文，一張謄附某日報，中然之消息，即訪而出，高宗武等之如何如何，東鄉、張學良、河內將軍，又如何如何，吾人不得不進一步論，此或皆爲藉聞家語，以導敵，然要人之輕信耳聞，幾不如蛇蝎之徒輩是非矣。

回溯汪氏去冬奔逃南行，當經滬之未發時，我個人即墮入五里霧中，莫名其妙。汪精衛氏，乃臨陣脫逃，適遇于安全之地，若令其當時料其或有不圖，何敢取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德。但爾輩以爲吾平素太狂，欲求小內，似猶不然，故念其夫人陳璧君爲女中之豪傑，頭面更高於爾，因吾太懦，寄居河內，其文如下：

「壁君先生賜鑒：特荷先生近頃囑咐在重慶，見其每週主會者以十數，訓話者又十數，外此焦勞應酬，誠感偉容，幾日惟無一事，吾料其將病，今果病矣，病而惟速，俟短時痊癒，再應酬，乃衆所樂為，也惟是難矣，爲最奸猾與陰謀，此時惟速抗戰之初期，以弱敵強，集中主力，待其稍耗疲以殲之，此舉固共同之信念，即彼利己之趨避速決」，我親以長期抵抗，已合全國五十兆人民之舉國，故前年東京之議，預定明之山相，先生與精衛氏，已各顯出席最高會議者所主張，受鉅額大之損失，方使彼威迫，揭款請和，雖據其言，非吾志，此如天相推之力竭聲嘶時，萬幸方欲加以斂手，乃反擬其休息，豈非有患畏武十二金剛之術，將令全球騰笑，萬幸吐屬，自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絕之人，有人人格，固有國格，人道爲誘而死，國爲被誘而亡，均爲民族之恥，生佐精衛先生娶妻戴運於北平，三十年來，先生樂至，如斗星之前耀，爲通國所仰望，引刃成快，不負少年頭」，人情信元老之顏面，更責於少壯之頭也，精先生知中外外事，望先生速爲清洗此早降叛徒，天際水現真人，如先生必早棄世矣。」竊料先生生知不免外事，並望精衛先生早日復仇，毋染灰領首。

不知此信到河內，汪氏早已遁於香港，而尤可異者，二十六日紀念週，蔣表

的進一解

吳敬恆

員長已在此間將近銜卅二日所發之諭諭，詳細痛說，中外垂聽。汪氏豈有不知，何以於二十九日，又公布此電覽呢？除却欲投機暴動煽動人心，復有何種解說？豈乎亂國愆怒，全端備在彼，而我為之善急曰：林氏自討苦吃矣。即以小問題而論，僅生事烈土，恐今日全國門外漢，多為其入果也。汪氏生連累於前，曾仲博先生被執於後，無謂犧牲，皆一言一行之不慎召禍也。事後竭力補救，又來舉一個例，「然而愈計愈窮整，古人所謂『始則易，終難』」，即如難道，豈不然乎？又來舉一個例，「然月月之食言，人皆見之，姑略不暇述，即如海內，留待李子慈憐，必為之解曰：一言以爲百智而不悟，是其心虛明也；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紀錄紀實一讀。」（一）汪氏斷斬主和不如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紀錄紀實一讀，就是洩漏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身勢勝地地位，以洩漏秘密，處刑更重，況此當自己亦知道，「爲國家利害計，有保守秘密之必要」，現在幸虧他洩露了秘密，把當時的談話，無異於自己報告自己的罪狀，當時應大吏調停的經過，和外交上的關係，到如今竟不敢借此宣揚，即兩大使亦未在外宜舉一些，汪氏乃將個人一張之鮑電，向敵人重不假借此宣揚，而國人便未在外之地，何以不藉電中央，作爲個人提議，却先在香港澳口放，故國人憤慨的，並不高興來批評個人的主張，只是當某抗戰緊急關頭，求得起人信任，破敵抗戰官兵，滿足個人私慾的主張，用是當此抗戰緊急關頭，國家正在亡絕之際，政府的軍隊，而即公開宣佈，還是以後勝利時候，無論任何個人有意見，又不政府辭職，又不和主權，是一味歪理，忘了他公開反宣傳的當時的主席呢？」故汪氏斷斬主和不如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紀錄紀實一讀，就是洩漏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身勢勝地地位，以洩漏秘密，處刑更重，況此當自己亦知道，「爲國家利害計，有保守秘密之必要」，現在幸虧他洩露了秘密，把當時的談話，無異於自己報告自己的罪狀，當時應大吏調停的經過，和外交上的關係，如今竟不敢借此宣揚，即兩大使亦未在外宜舉一些，汪氏乃將個人一張之鮑電，向敵人重不假借此宣揚，而國人便未在外之地，何以不藉電中央，作爲個人提議，却先在香港澳口放，故國人憤慨的，並不高興來批評個人的主張，只是當某抗戰緊急關頭，求得起人信任，破敵抗戰官兵，滿足個人私慾的主張，用是當此抗戰緊急關頭，國家正在亡絕之際，政府的軍隊，而即公開宣佈，還是以後勝利時候，無論任何個人有意見，又不政府辭職，又不和主權，是一味歪理，忘了他公開反宣傳的當時的主席呢？」除了投機時政，想做傀儡，及掩飾人心，翻過這國目的，便有何圖呢？說呢？又有將先示利若親火的一段話，就是「蔣委員長對美大使所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棄或可棄，說話就可以不算數」，還有德大使所傳表示，對日本條件，信已明明早有，若將來日本有新政府之成立，委任其在任之作條件，據然夾入，如果前年不是好意，當然反對了兩個要求的要求，用嚴正的態度來對待這個提議，就是德大使的好意，雖然反對，也不過如強伯倫首相上來的當，到劉蘇台區，不到半年，便束手就擒，把金國奉獻了。汪氏不知做了什麼醜態惡劇，此番「舉一個例上，拿出手就出」還是不知日本條件，下加之意，且其比前更甚。

要賠款，不要割地。取消租界等近於欺騙極易愚弄的許多高言辭；就是不願將先生的詳細描寫，而小學生亦個個懂得，所謂「經濟合作」，就是中國的款，都是他的款了，何須「再內地移居」，全國成了租界，爲什麼這樣「也是他的地」，何必再要你賠款，所謂「內地移居」，何必再要租界，爲什麼這樣「也是他的地」，何必再要你賠款？生都懂得，在氏偏偏狡詐不懂，愈誇狂狗失，當他火撲快，只叫作我汪氏精誠，說這個作用，不是利用智魯，有誰相信，同是香港同胞來信問，又來告訴我們，掛牌的女中查探汪夫人，我條件確在她一同意，查香港同胞秘密話語，地方分斷，我們不能不替起心竊狂，推倒牠，和成了，就立了先出線做「中央」國賊了！恐怕連女中亦心竊狂，夫唱婦隨，簡直是直捷無遺。汪氏又應數「中央」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汪氏已經個精明，和不談判，反不可以行，當時見汪氏於廣州某知後，若果能亡，頓足就號，我以談判對敵國有此仇報，雖見祖宗之痛，那裏知道他却是海陸軍治太遠，大人物之變化，非我等下等所能測。或說深信蘇台占領政之捷克，也能長治安久，所以彼亦與相之圖策，中國中國不可以有此行，爲已惡得要達到最後勝利，使南京至武漢許多要點，范增被降敵人之心腹，弄得他急於議和，而想我們與他停戰休戰，我們的時候，不料汪氏竟忘了，正在死黨中人，發展長期一貫抗敵的政策，剛聽得此，我們前方官兵，全體同意了，正以爲有人佔領我們城市甚多，幾段我門同黨眼力，而我們就代敵投降敵人歡欣，接受條件更該更苛，你作此狂語，是不是同人輩目擊，還是就敵投降本國討價呢，急迫狂的犯險怕敵之心理，蘇桂建敵人來重慶轟炸，就要飛到國外河內全安地帶，急急忙忙的來響應敵國前近衝動建立「東亞新秩序」乃他「亡國條件」了，你這符我們赤貧人民生命的重債，買得敵人福東的便宜，而他反要受到去與敵人打，讓他人逃難，等到停戰之後，敵人休息半年，使得我們人心渙散，兵力懈怠的時候，他再來逼我們西南，豈不十倍容易於今日，如果此半年之內，並不是整個中國變成捷克，你就是組織了「中央」，豈不是亦做了捷克亡國總統給榮嗎？如小學生發生捷克，你就結了「中央」，豈不叫人解說其理由，無非是冀苟得倭寇改弦易轍否，雖是掛名傀儡，即是三尊奴隸，東三省之有志氣人民，莫不以此今流離南北，知保國難之陪民，較亡國奴還難做，則是汪氏族矣，試觀香港工商各界以及青年學界熱烈擁護之陣線，我相信我們香港同胞們寧在香港過火鬥，決不願屈從汪氏去南京做傀儡，因爲他祇要一到東三省及淪陷區享受通商之實惠，略謂「殉葬」「耳光」「小風味，即不能不盼望敵人覆滅，打到最後來死冤之逃生了。

一 附錄函云：

第三間是這樣問的，「當德大衛奔來定時時，又會主張不同，一料汪氏這種聰智聰明之人，會發此種愚昧的疑問。我未正答你之先，先來問你，何以一樣的愚昧呢？姑姑算你算帳，重說時，當十六年四月初二三，與李石曾會同之狂罵，後來你懷恨，你四號忽發與當時共黨領袖鄧錫孚先生共發宣言書，與李石曾會同之夜夜來求你懷嫌自覺錯誤，至今你以為爲大錯，大誤不誤，或者還是你神經過敏，至於當時的錯誤，你的自覺，自覺以爲大錯，大誤不誤，所以我又大教，我到那夜十二月，你又忽發奇想，我又與李石曾薄薄泉諸先生勸你懷重，張先生且同你跪求，你又不聽，等到十二日廣州被殺，我教不得又不罵，你然又以黨禍決下的出去，後來你又覺得「我不殺伯仁，伯仁也不殺我」，輕然又是以黨禍重來歸了，我就教於你以至於今，不料你真是共產黨最批駁的「妓女政客」和「煽動分子」，又來個陪電，自然我們那裏能容許贊同你這種荒謬的主張呢！張先生甚至還道歉，不願在張與中央黨部前，冒險抱住刺客，教一無所知之人，把以上的歷史答覆你，從前人在張與中央黨部前，冒險抱你又不與你相同，都是自取的。你若去教了傀儡，恐怕你的親戚的兒女，也去不認得你這老奸作怪了，母慈自然的。所以你的懷要教書最害極極的仇敵同志，因爲他的良心的主張，我要把你的罪狀說明了，我們真爲你仲鳴同志可惜，因爲我們缺少了一個真正的主公，公而不私和忠實同志了。我再來正答你，斯用無知無能，做亂法術，正如人說過，你已主張，即不應又主，誰說你不應再主張，誰說和戰非戰法術，正如汪精衛，要知這道之所稱和者，是你欺近諸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條件之來求和的，你豈不知這道「東亞新秩序」，就是「亡國條件」，同個一碼，豈不就是你「日本併吞中國」的新名詞嗎？這個條件，豈不是「亡國條件」嗎？你這樣主張，豈不是投降嗎？還說說得上是講和嗎？這樣的投降，誰能說得勝，能勝人與你主張不同，豈不是降和，豈不是賣國嗎？你這樣投降，這樣賣國的主張，還辦得人家與你主張不同，豈不是降和，豈不是賣國嗎？和戰存亡的道理，亦不能明辨，你這樣聰明的人，難道真不知道，還在那些弄別和的不和，就是說說人的夢，不是另有作用而何。說正文文，你要懂得，你若真是善畫謀圖，用正當手藝，如國防高麗談和之類，秘密買賣和約，你自然該在蘇俄談，發付不當，亦可否決，如南京談和之類，秘密買賣和約，倘使你的親家，親着在蘇俄充公，各人亦至多動刑，你如希圖入漢奸，人家却公然出行，公然公布，低聲下氣的宣傳，你已經死了，又會主張不同，豈不是賣國，以我上的道理，亦算要不了罪了。但我疑問何以

